

# 中國必勝論

戰爭叢刊第二種

龔德柏著



# 中國必勝論

## 敘言

知彼知己，百戰不殆，此兵聖孫子之名言也。今日之中國人，尤其上大夫階級，因其知識之缺乏，對於倭寇國情，不能認識明白，徒抱恐倭心理，並以之宣傳於國人，遂使恐倭病流行全國，近數年來，經少數識者之努力，剷除不少，然士大夫階級自鳴高異，不信識者之言，故其病症尙不能根除。尤以抗戰發動之後北部戰線，稍有撤退，而一部士大夫階級，更形不安。在此輩當以爲倭寇武力可畏，而在吾人觀之，則爲迴光之返照。蓋倭寇爲虛癆病人，當其將死之前，女色之需要，極爲強烈，然一經發洩，而死卽隨之。在不知者，見其需要發洩，或以其精力轉強，而在良醫則認爲死期將至不可救藥也。

國人或疑吾言乎，要知今日之國家，並非兵強將勇卽能獲得最後勝利。而用兵需財，軍隊作戰需要鉅量物資。試問倭寇果有此種財力物力乎？倭寇今年預算僅廿

八億七千萬元，其中軍事費十四億一千萬元，此區區之數，在其他強國視之，殆不足道。然而倭寇舉國震恐，<sup>(1)</sup>之公債不能銷行，致籌款之道斷絕，入超甚鉅，致現金大量輸出。物價高漲，致人民生活困苦。而物資不足，軍需品生產力缺乏，致擴充軍備計劃無法實行。故維持匯價，擴充生產力，平衡物價，遂成爲政府當局之口頭禪。其實則一籌莫展，徒喚奈何耳。在此種情勢下，卽不對外開戰，亦殊無法維持，今則大戰爆發，試問戰費除發行紙幣外，有何方法？紙幣發行過多，必致價格低落，物價必更高漲，人民生活愈不堪問。而戰爭所需物資，須購諸外國者，以跌價之紙幣，步槍子彈一粒，或需千元。歐戰後俄國盧布，民國十二年德國馬克跌價往事，一二年內必重現於倭寇。人民一個月勤勞所獲，不能供一餐之資，在此種狀況下，倭軍卽令勝利，其能獲得最後勝利而講和乎？歐戰時德國在戰場始終勝利，而不能不降於聯合國之軍門者，物資不能繼續戰爭之所致也。而况倭寇財政經濟遠不及德國，卽欲獲得德國之結局，尙不可能乎？而况倭軍萬無獲勝之理乎？蓋倭政治上混亂異常，人民因生活日趨困苦，已完全了解軍閥侵略之戰，無異爲人民挖掘坟墓，故十九反對戰爭。現在緘默不言者，屈於勢耳，非心服也。<sup>(2)</sup>古今中外之歷史，從無政治混亂異常，人民反對戰爭，而能獲得勝利之先例。僅此一點，倭寇已

處必敗之勢。且倭軍所優於中國者，僅重砲飛機。此項重砲飛機，惟宋哲元迷戀和平，使其部隊在營房中束手受其轟擊，始能收重大效果。而對於在戰場活動之軍隊，其效果亦甚有限。此外則一切條件，遠不及中國。其尤堪悲觀者，則高級將領中無一適當之統帥人才。而中下級幹部，只有學理而無實戰經驗。故其作戰完全不出教科書以外。而中國則有蓋世英雄之蔣委員長統帥全軍。夫蔣氏之善於用兵，全世界久有定評。吾人熟讀歷史，感覺只有唐太宗與拿破崙二人，可與之鼎足而三耳。故蔣氏一人之價值，可與日本五十萬軍隊，千門重砲，千架飛機相等。而況又有身經千百戰之中下級幹部為國家而奮鬥乎。此外如戰地人民之痛恨敵人，後防擾亂之必不可免，戰爭地勢愈進愈不利，在在皆足制敵人死命而有餘。故吾謂倭寇在戰場上亦無獲勝之理也。而況在戰場上即令獲勝，因財力物力不足，全局終歸失敗乎？世人苟明瞭此等情形，則對於吾人中國必勝倭寇必敗之主張，當無異議。至於國際關係絕對不利於倭，則在吾人討論之外，蓋以中國一國之力，已足擊破倭寇而有餘，吾人並不希望外力之援助，若有第三國參戰，不過使戰局早日結束耳，於已定之勝敗局面不生影響也，茲當大戰開始之際，故吾將彼我形勢表而出之，俾國人對於戰局前途有充分之認識焉。

# 中國必勝論

## 勝負之豫測

孫子者，中國之兵聖，而西哲之談兵者，亦不能出其右。其所著兵法十三篇，開明宗義第一篇曰『計篇』。簡單釋之，則爲戰爭勝敗之豫計。其言曰：『兵者國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故經之以五校之計，而索其情。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將，五曰法。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。故可與之死，可與之生，而民不畏危。天者，陰陽寒暑時制也。地者遠近險易廣狹生死也。將者智信仁勇嚴也。法者典制官道主用也。凡此五者，將莫不聞知之者勝，不知者不勝。故校之以計，而索其情。曰主孰有道，將孰有能，天地孰得，法令執行，兵衆孰強，士卒孰練，賞罰孰明，吾以此知勝負矣。』簡單釋之，只須先知敵我政治。（即孫子所謂道）天時，地理，將帥，法制，再計較主孰有道，將孰有能，天地孰得，法令執行，兵衆孰強，士卒孰練，賞罰孰明，則勝負之數已可豫知。惟今日之戰爭，

尙有財力物力居更要之地位。故吾人只須根據孫子所指陳之各點，再加以財政經濟物資諸項，而比較之。則敵我之勝負，即可明瞭。以下請分項述之：

### 一·由政治上比較之

孫子釋道曰：『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。故可與之死，可與之生，而民不畏危。』又曰：『主孰有道』。以今日之名詞言之，所謂道者，即政治也。茲就中日兩國之政治言之，倭寇情形絕對不及中國。即中國在九天之上，倭寇在九淵之下，決不能同日而語也。

倭寇本爲憲政之國，在九一八事變前，兩大政黨相互秉政，雖不能盡如人意，然政府有絕對之權威，一切政令皆出自政府，軍閥雖藉法律上特殊地位，欲與政府爲難，然仍不能動搖政府之威信，如一九三〇年之倫敦海軍條約，即可證明政府之有力也。（倭軍閥藉政府侵犯『統帥權』之口實，聯合樞密院之老官僚，與政府爲難，經政府強硬對待而失敗，是爲激成軍閥挺而走險之一原因）。然九一八事變後，繼之以五·一五事變，犬養總理被亂軍刺死，而政治上之組織遂破壞無餘。自此以後，任命內閣之權，雖仍操之元老手中，然不能不顧慮軍閥意見，而任用政黨以

外之人物。此種內閣之權力，則集中於陸海軍大臣，尤其陸軍大臣之權力最多。而陸軍大臣自身，又爲陸軍參謀兩部中下級幹部所操縱。故倭政治上之一切大權，事實上爲一羣小軍閥所把持。此種奇怪現象，實古今中外所絕無僅有者也。然一般中下級激烈份子，對於此種現象，尙不滿意，致有去年二·二六事件之發生。刺殺重臣，佔領官署，幸其計劃失敗，倭政治尙能在表面上保持原狀。然軍閥在政治上之權力，又進一步。卽在此事件後所組織之廣田內閣，其所選閣員，陸軍大臣不予同意，致不能不多數更換。並豫先強迫內閣承認其三十萬萬元之擴軍預算，內閣始能成立。而任命內閣之大權，更入羣小軍閥之手矣。自此以後，寺內陸相之推倒廣田內閣，軍閥之否認宇垣組閣，杉山陸相之推倒林內閣，皆軍閥任免內閣之大權發動。今則所謂近衛內閣，完全爲軍閥之傀儡。倭國內雖謂除軍閥外，無一有權力之人，亦不爲過。然一部分激烈份子，對於此種現象尙不能滿意也。

對於軍閥之壟斷一切，除少數極右份子外，大概皆極不滿。尤以知識階級爲最。政黨則因軍閥反對其執政而不滿；資本家則因軍閥窮兵黷武，將使其財產歸於烏有而反對；工人則因物價騰貴，生活困難而反對；商人則因租稅加重，及公用物漲價而反對；農民則因負擔獨重，物價高漲，使其生活愈陷困難而反對；而被徵兵之

家，因其子弟被軍閥犧牲而尤反對。在九一八事變後，軍閥宣傳，謂當爲倭人民建設極樂園，政治經濟社會種種困難問題，皆將自然解決；而狗急扒牆之一般人民，一時爲其所欺，而視軍閥爲救星。然因時日之經過，已發現東北四省之佔領，僅使國家陷於四面包圍之中，不能不以擴充軍備之手段而求對抗。結果使困難之財政愈加困難；並使物價高漲，而陷人民生活於絕境。故今日之倭人民，對於軍閥之欺騙，早已醒悟。在如此情形下，軍閥發動侵略戰爭，而欲人民與之同死，真可謂緣木而求魚也。故在倭俄戰爭時代，以戰死爲榮之倭人民，數年以來，聞動員之令而全國震恐，兵士逃亡者甚多；而兵士父兄之送行者，竟有臥軌阻車之事。因之各部隊之開拔，不能爲集團之輸送，只能以連爲單位而藉演習之名行之。此係衛戍東北四省時之情形，尙非大戰時也。今則大戰爆發，大部隊之動員，其困難情形當更十倍於此。此種被迫出發之部隊，其無爲軍閥致死之意，殆屬絕無疑問。則其戰鬥能力，必極低劣，不問可知也。是與孫子所謂『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，故可與之死，可與之生，而民不畏危者』，絕對相反。以此而求勝利，其結果必適相反也。

倭寇無道，不能使其人民與之同死。而反觀中國則完全不同。中國政治雖尙未達理想之境，然一切皆入軌道，此任何惡意批評者所公認者也。尤以統一力量與意



志，堅如鐵石。卽漢唐盛時，雖有此種統一力量，而無此種統一意志。故今日中國團結之堅，可稱千古無比。尤以對倭抗戰，可稱全國一致，絕無一人發生異議。故今日之中國人，不特願與政府同死生，且惟恐政府不使之與敵人致死。試觀最近北平天津之抗戰，並非出於在上者之命令，而實出於兵士之自動。故其犧牲之慘，千古無比，而其壯烈，雖田橫之客五百人與橫同死，亦恐不及。二十九軍之兵士尙且如此，而况受明恥教戰訓練已經數年之中央各部隊乎？故今日之軍隊與人民，一聞中央決心抗戰，如撥雲霧而見青天，無不歡聲動地。此與敵人聞動員令下而逃亡，或臥軌而阻車者，豈非我在九天之上，敵人在九淵之下乎？以如此之軍隊與人民，雖使之赴湯蹈火，亦所不辭，而况有光明之前途乎。由此言之，孫子之所謂道，惟中國得之，而敵人則否。卽此一點，中國已有戰勝之絕對把握，而况其他各點皆較敵人爲優乎？故由政治上言之，中國之得最後勝利，已無絲毫疑問也。

## 二一·由統帥人才上比較之

依孫子之次序，比較敵我之政治後，卽須比較統帥之人才。蓋政治雖較敵人優良，若得一無能之將，如趙括陳餘之流，則未有不覆軍殺將，而遭一時之頓挫者。

是政治較敵人優良，雖終局可恃，而一時不可恃也。故政治之次，必須比較將才之優劣，然後再比較其他要件，而測定勝負，此孫子之書，所以爲兵家之典謨也。

若論統帥之優劣，吾人可以大胆向國人保證，中國之蔣中正將軍，雖集合敵人所有將帥智能之總和，尙遠不及，而况單獨比較乎。

敵國陸軍官制，按年升級。其到達大將中將之地位者，係依資格，門第，人緣，並非真有用兵作戰之才能也。譬如士官學校與陸軍大學畢業之次序，爲決定其命運之重要標準。今之執大權統大軍者，多數皆陸大畢業席次較高之人。此種人物，或因頭腦明晰，或係努力用功。惟頭腦明晰之人，若使之研究學問，當然能成爲專門學者；然處理事務，或決斷大事，則未必適宜。蓋統帥人才，與其重智慧，無甯重果斷也。

吾人試舉一事以明之。如敵人現任第二師團長，從前之參謀本部第二部長岡村甯次中將，爲有名頭腦明晰善於用兵之人，若中倭戰爭遲發生三年，使岡村得以升至大將，則彼有任敵軍總司令之充分可能。然在十一年前，岡村充任孫傳芳之軍事顧問，孫氏之戰略，完全係岡村所策劃。南潯路之役，以非常優勢之兵力，竟招全軍覆沒之慘敗。而防浙之戰，岡村本人亦幾爲俘虜。是敵人有名頭腦清晰善於用兵

之人，絕非蔣委員長之敵手，已有事實證明，然在蔣氏尙保初出草廬第一功，今則已經過十一年之實地作戰，積有豐富之經驗，更非岡村甯次輩毫無實際戰績者所能望其項背也。

敵人陸大畢業席次較高之人，未必適於統帥，則依門第人緣而達到大將之地位者，更不足道，已可斷言，如敵軍北部戰線總司令寺內壽一大將，卽其最著之一例也。

寺內壽一有大將之頭銜，曾任陸相大臣，現任教育總監，固儼然敵國軍閥中一重要人物也。然寺內之有今日，完全爲門第關係與幸運。若在他入，則早於中佐（中校）時代退伍，現方苦於生活之不能維持，而從事無意識之職業，欲想望見總司令之顏色尙不可能，而況身任總司令乎。惟其爲軍閥驕子寺內正毅元帥之子，故有今日之幸運。敵國軍閥以全軍之運命，換言之，卽以倭帝國之運命，交諸此花花公子之手，其前途不問可知，吾人之獲最後勝利，更得一重切實之保障矣。

寺內壽一爲寺內正毅元帥（曾任朝鮮總督內閣總理）之獨子。因其父爲山縣有朋之得意乾兒子，將繼承山縣爲倭軍閥之首領（惟寺內較山縣先死，故由孫輩田中義一繼承），故歷代軍事當局，皆予以特別庇護，不因其過於無能力而使之退伍。

惟知子莫若父，而寺內正毅元帥，對於此種不肖之子，並不姑息，常予以嚴厲斥責，懼辱家聲。惟斥責自斥責，而花花公子仍爲花花公子如故。因之寺內元帥曾派偵探偵察其子之行動，卽負債多少亦甚了了。某次壽一硬着頭皮，向其父要求一萬二千元還債。其父知其只負債八千元，因問之曰，八千元係還債，其餘四千元作何用處。壽一臉紅耳熱，不能答對。蓋壽一以爲其父不知其負債之額，故拚着一次臭罵，多要四千元，以便再嫖若干時。自此以後，寺內元帥知其子已不可救藥，故囑軍事當局，務將其子派在鄉間服務。故壽一除任第四師團長駐大阪外，始終未離鄉間。去年二·二六事變，陸軍七大將皆有多少關係，而同時退伍。寺內壽一以始終任職鄉間，與中央部毫無關係，反得充任陸軍大臣。所謂「蜀中無大將廖化爲先鋒」之類也。其任陸軍大臣，以自甘傀儡著名，當廣田發表閣員名單時，其中有若干人帶有自由主義色彩。當寺內與新聞記者會見時，陸軍部有下級職員，向各記者發一傳單，寺內亦向之索得一張，卽係以寺內之名，宣言反對自由主義者入閣之文件。寺內事前毫無所聞，至發表後始得見之，然仍大爲贊賞，亦可見其自甘傀儡之雅量也。寺內任陸相十一個月，其行爲大概類是，故有「傀儡陸相」之雅號。此次以派別關係，竟出任統帥，而前敵將領，則概係反對派真崎之爪牙，對於此種「傀儡統帥

一之命令·服從之程度如何，可以豫知也。

或曰，倭俄戰爭時，倭軍總司令大山巖，亦爲著名傀儡，一切事務概係總參謀長兒玉源太郎處理，倭軍卒能勝俄。寺內壽一亦猶大山巖，一切事務由總參謀長處理可也，何礙戰局。余曰，此次情形，與倭俄戰爭時完全不同。倭俄戰爭時，兒玉源太郎極爲能幹，有任總司令之才能；惟大山巖資格較高，德望素孚，故以大山任總司令，兒玉爲之處理事務。此次寺內以純粹之花花公子，素無人望，且爲全軍鄙視，前線中級幹部，又係真崎之爪牙，與之水火不能相容。其憤事也毫無疑問。故吾人由寺內任敵軍統帥觀之，竊嘆敵之戰敗殆爲天定。昔漢王命韓信伐魏，問酈食其曰，魏大將何人，曰柏直，漢王曰是口尙乳臭，不能當韓信。騎將誰也，曰馮敬，曰，是秦將馮無擇之子，雖賢不能當灌嬰，步卒將誰也，曰項它，曰不能當曹參，吾無患矣。而韓信果摧枯拉朽而滅魏。今敵人以花花公子之寺內壽一，而當吾數百年不一出之蔣委員長，勝敗之數豈非已定乎。

北部戰線敵軍統帥，既係著名之花花公子；而南部戰線，則爲浪人之松井石根。松井爲倭軍閥中之中國浪人派，常對中國實行其鬼鬼祟祟之陰謀，因此種關係，得任參謀本部第二部長（中國部）並因之得升大將。所謂陰謀派大將，並非有用兵

作戰之才能也。松井在兩年前業經退伍，以理言之，絕無任倭寇一方面統帥之資格。然因軍閥中派別紛歧，比較有能力之人，皆與現在當權者處於敵對關係，惟松井爲另一派。又因松井與中國人有若干認識，並主張大亞細亞主義之故，倭寇希望以此種關係，誘惑中國人，與之中途妥協，故以之任上海戰線之統帥。故此種統帥，與其謂爲作戰之統帥，無甯謂爲陰謀之統帥。將略既非所長，陰謀亦無所施，故陷於今日之狼狽地位也。

倭寇既因內部之矛盾，以寺內松井無能之輩，分任總司令，不論如何，不能得全軍之信仰。蓋現在担任連營長職務之中下級幹部，大概爲真崎甚三郎長士官學校時代之學生。對於真崎雖有絕對之信仰，而對於與真崎立於反對地位之現當局，則不特無信仰，且存輕視之意。加以現當局之人事行政，處處壓迫真崎派之人物，故平日極爲憤慨。而現當局所任命之總司令如寺內，則爲真崎之反對派，松井雖爲另一派，不過與真崎派無甚惡感耳，而真崎派未必服從其指揮。故現當局無奈，只得將真崎宣告無罪，以維繫其爪牙之心。蓋真崎爲去年二·二六事件叛軍之首領，久被現當局扣押；惟以無人充審判長，（審判大將須大將充審判長）故久未審判，否則早被處決矣。倭軍閥此際宣告真崎無罪，無異說明其政情有此必要，蓋非如此，

則真崎派之中下級幹部，大有倒內閣之危險也。於此可證倭寇內部情形之複雜也。

倭寇之統帥，既無才能，而其內部又複雜如此。而在中國方面，則蔣委員長任總司令職務，已屬天經地義。蔣氏之善於將兵，而且善於將將，世人早有定評，固不俟吾人贅述。不過世人之推崇蔣氏，或以爲係中國一時之雄，此則尙未知蔣氏也。蔣氏之用兵，不論以少擊多，或以多擊少，皆能覓取敵人弱點，不顧一切而擊破之。一點突破之後，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而追擊之，使敵人首尾不能相顧，而全軍瓦解，彼乃收全勝之功。此種用兵天才，可謂得之天授，決非陸軍大學之講義所能傳授。吾人求諸古今中外之歷史，蔣氏之戰略，可與拿破崙並驅爭先；而唐太宗之英武，略可與之比擬，其他名將皆不及也。惟其十餘年來之戰功，多屬內爭，故世人不甚注意。使其生長歐洲，逐鹿於列國之間，則現代拿破崙之名，或早已燦於衆人之口矣。中國當此強暴侵凌之際，何幸而有此種蓋世人傑，殊使吾人氣餒萬丈。（有名軍界老前輩蔣百里先生，最近亦有此種議論，）以此種蓋世名將，而敵倭無能之輩，勝負之數可謂已決。且蔣氏之不可及者，在其意志堅強，一旦決策，雖遇如何難關，亦必突破方休；而一時之逆境，則絲毫不在其意中。試以事實證之：南潯路之役，孫傳芳以三四倍之優勢兵力，阻革命軍之前進。南昌之敗，第六

軍主力損失殆盡，其他各部亦多傷亡。以平常之眼光觀之，除自認失敗，撤出江西外，殊無他法。然蔣氏本其堅強之意志，始終奮鬥；武昌破後，由鄂增加兵力，突破孫傳芳馬迴嶺之線，孫氏全軍覆沒，而革命軍之勢力，遂如旭日中天矣。十八年冬浦口之叛，變生肘腋。當是時，中央主力被阻於豫西，南京僅爲一座空城，在他人只有逃亡或通電下野，以求諒解于叛將；而蔣氏毫不爲動，終平叛亂。十九年隴海路之役，因不明敵情，致中央軍陷於非常劣勢，而從事苦戰。當是時大多數人士皆爲中央悲觀，以爲萬無勝理。然而蔣氏本其堅強之意志，始終採取攻勢，卒能克服強敵，奠定統一之局。江西紅軍之役，中央屢次失利，二十年秋季後，更有外寇侵凌，使中國內外皆不暇顧。在一般人皆以爲中國一部當亡於倭寇，一部當淪於赤化。然而蔣氏不顧國人之非難攻擊，抱定攘外必先安內之宗旨，一面卑詞厚幣，與敵人虛爲委蛇；一面從事攻擊紅軍。設非西安事變突發，則紅軍欲保存現有之勢力亦不可能；然終能使紅軍放棄其主張，而爲國軍之一部，一致對外矣。

以上所述重重難關，存意志稍爲薄弱之人，皆難突破；一有失敗，則統一之局瓦解。而蔣氏亦與吳佩孚張作霖同等，徒爲一時之雄耳。惟其意志堅強，故雖經歷困苦艱難，而能內則完成統一大業，外則使強寇不能一氣吞滅中國。此種難局，可



稱千古無比，較之漢高之戰滎陽京索，明太之戰龍江鄱陽，其艱難何啻千萬倍。以能完成如此艱難困苦大業之蔣氏，今則率四萬萬人一心之中國人，以敵七千萬人七千萬心之倭寇，以旭日東升之中國，敵夕陽西照之倭寇，其能所向無敵，直搗平壤，殆無疑問。即令中國因武器較劣，局部失敗；以蔣氏意志之堅強，必能奮鬥到底，決不似意志薄弱之徒，遇小挫而即結屈辱之局。要知奮鬥到底之堅強意志，雖每戰失敗，亦可獲得最後勝利。蓋敵人利於速戰即決；我則利於久戰不屈。德意志勝於戰鬥，而敗於戰爭之往事，完全可以適用於中倭之戰。只蔣氏之堅強意志，即可獲得最後勝利而毫無疑問也。

由此言之，中國統帥如此之優，敵人統帥如彼之劣，豈非我在九天之上，敵在九淵之下。即此一點，已足決定勝負而有餘，而况敵人弱點尙罄竹難書乎。故由統帥之人才上言之，中國之得最後勝利，已無絲毫疑問矣。

### 三·由天時地利上言之

其次吾人當就天時地利上言之，茲先言天時：

所謂天時，即寒暑也。古代戰爭期甚短，故須選擇春秋二季出師。夏則過熱，

冬則過寒，皆不宜於用兵。惟今日爲長期戰爭，最少當以年計，故冬夏皆不能避。吾人茲所論者，爲敵我兩方對於寒暑之抵抗力。查現在作戰區域在北緯三十七度至三十八度之間，夏季最高氣溫約在華氏百度左右，冬季最低溫度約爲華氏二十度（即冰點下十二度），較之理想氣候稍熱稍寒。查倭位於北緯三十一度至四十六度之間，而其十分之九之人口，則在三十九度以南。故只由緯度上言之，倭軍隊可稱十分之九，不能耐此寒冷。再詳細言之，倭國面太平洋之地，屬於溫帶，對於此種寒冷，確不能耐。而日本海之地，屬於亞寒帶，因有北冰洋之寒流，侵入日本海，使其氣候寒冷。故此等地方之軍隊，對於戰地氣候，似無問題。惟面太平洋之地方，人口稠密，而面日本海之地方，因其氣候過寒，不適生存，故人口稀少。大體言之，倭人民能耐戰地之寒冷者，不過十分之二；而不能耐寒冷者，則占十分之八。再就敵人軍區言之，只仙台第二，旭川第七（在北海道），弘前第八，金澤第九，四個師團爲能耐寒之軍隊。而駐朝鮮之兩師團，駐地雖比較寒冷，而其士兵則取之倭內地，尙以不能耐寒者占大多數也。惟敵人能耐寒冷之軍隊，須駐防東北四省，以防義軍之活動，並蘇聯之來攻，殊難用以對我。故敵人部隊，大體認爲皆不能耐戰地之寒冷，殊無大誤。且敵人近年物質文明亦有進步，兵營中有防寒設備；故在營之

兩年，對於耐寒之鍛鍊，並無功效。而此種軍隊，其兵士來自田間者，體質尙能耐寒，而來自都會，或較富裕人家之子弟，則殊難耐此寒冷。此敵軍對寒冷上之弱點也。

其次則爲耐暑。倭全國雖有南北之分，然氣溫概不甚熱。卽其極南之鹿兒島，最高溫度，亦不過華氏九十度，其他各地則概在九十度以下。故敵軍對於戰地之熱，殊難耐受。再加以厚呢軍服，全副武裝，至少須較氣溫高出十度，此敵軍對於炎暑殊感痛苦者也。

敵軍對於寒暑皆有不能耐受之痛苦。反觀我軍則如何。夫黃河流域之軍隊，可謂自戰其地，對於該地氣溫，當然毫無問題。而長江流域之軍隊，對於戰地寒冷，似難耐受。惟中國士兵，以貧寒人居多數，在未入營之先，衣服未必盡屬溫暖，故其耐寒能力，自較普通人爲強。加以連年征戰，西至西康，松潘，北西至陝西甘肅，皆有其足跡。其耐寒之經驗，已至豐富；殊不能以其出生地之氣溫，而測其耐寒能力。若兵站部注意此點，厚其衣被，則對於戰地之寒冷殊不成問題。至於耐暑，則長江各地氣溫，概高於戰地，平日卽習於炎暑，更不成爲問題也。

且也，倭軍隊係徵調而來，戰時動員，更須召集豫備後備軍隊。此輩退伍或一

二年，或十餘年，平日從事農業者，尙係習於勞作；而從事工商業，或任職官署與公司者，亦有一部。此輩平日習於安樂，絕無勞作能力，一旦召集令下，又無法逃避，只能隨軍前進。其身心之痛苦，自非言論所能形容；一遇劇熱酷寒，其何以堪。至於我軍概爲在營部隊，平日習於勞作，慣於寒暑，自無痛苦可言。以此與敵人較，我軍實占有利之地位也。

對於天時之影響於軍隊者，已如上述。而屬於天時之風向如何，影響於戰爭甚大；今古中外之歷史，因風向不利而戰敗者，其例甚多，不勝枚舉。是則其權操之於天，未可以人力爭也。惟中國國勢之如旭日東升，得助於天者亦多。如本年全國各地無天旱，無大水災，糧食極爲豐收，是爲得天。即此一事，加強中國抗敵力量不少。則臨時會戰之際，風向或可助中國也。惟就大體言之：秋冬多北風，於敵有利；春夏多南風，於我有利。然亦有例外。如去年十一月百靈廟之戰，本在北風季節內；而我軍出動之時，忽轉南風，使我軍得極大之助力，而獲得全勝。倘天不助我以順風，或竟不能成功，亦未可知。天心去年既助中國，此後當亦助中國。惟軍事當局對於氣象之觀測，應特別注意，以求避不利而就有利也。

天時已如上述矣，吾人茲就地利言之：原來敵人數十年來之戰備，完全以河北

平原爲目標。不特地理較我熟習，且一切裝備皆能適用。如重砲，坦克，裝甲車等，可以運用自若；而我則不及也。故就目前戰地情勢上言之，顯然於我不利，此則無可諱言。若明瞭此種情形，則北平天津之失敗，或爲塞翁失馬，安知非福。蓋平津不失於宋哲元之手，則中央主力必推進平津作戰，愈北進愈於我不利，而於敵人有利，則中央主力或難免受重大之損失。惟因宋哲元不明敵情，迷戀和平，被敵人侵襲而失平津。在人民心理上雖甚難堪；然由兵略上言之，至少使中央主力不受損失，而得於較平津有利之地域從事抗戰，於最後之勝利，殊有重大關係。要知一地之得失，雖可振作民心，然於全戰局毫無影響。蓋此次日倭之戰，當決於最後之五分鐘，非決於最初之一二戰也。若明此種原理，則我軍放棄石家莊以北地區，在戰略上有百利而無一害。然戰略上殊不許可，故政府明知其不利，不得不戰於保定滄州之線。從古政略響影戰略，使之處不利地位，其例甚多。蓋一般人民非人人有戰略眼光，一見政府放棄戰線，即羣起而攻，使政府不能不有所顧忌也。政府既決心抗戰於保定滄州之線，在地利上我無制勝之理。惟現代戰爭，不在爭地，而在殲滅主力。若中國在滄保線即獲勝利，殲滅敵之主力爲數當亦不多；必再戰於平津或灤河之線，則地勢於我更爲不利，第二次會戰，或竟不能殲滅敵人主力；又其甚者，

我之主力或爲敵殲滅，亦所難料。雖於最後勝利無重大關係，然將使戰局更行延長，我之損失亦將更大。故孫子九變篇謂：「地有所不爭，城有所不攻」。蓋謂爭地攻城，徒使殲滅敵人之戰略發生阻礙。從古因爭一地攻一城而使全局失敗者，其例不勝枚舉。明乎此，則此次平津之失守，在不知者當然悲觀，而在軍路上觀之反應樂觀也。不特平津之失，卽滄保線之放棄，甚或再放棄一線，皆爲戰略上應有之事，必須退至石家莊德州以南，地利始漸於我有利。蓋退至石家莊以南，我方一部分兵力已入山西，敵人若再南進，則山西之我軍，處處可以擊其側背，而斷其歸路，使之全軍覆沒。故此時敵人若欲速決勝負，只有攻奪山西。惟山西多山，交通亦不若河北平原之便利，故將來劇戰之地，當爲山西。若山西不爲敵人攻下，則河北之敵，處處受山西之威脅，而不敢南下深入。蓋山西地勢，足以制河北也。唐李光弼郭子儀以山西爲根據，而掃平以河北爲根據之安史，李存勗亦以之爲根據，而統一中原。自古用武，山西在所必爭也。惟現在之山西，因劉汝明李服膺輩之貽誤，已有一部分被敵侵入。目前中央主力已入山西，當能阻止敵人之進展。而善於遊擊戰術之部隊，已在晉北展開，擾敵後方。則敵人腹背受敵，欲求安然佔據山西，絕不可能。故中國只須善保山西，則河北之敵，亦不能高枕而臥。卽令我主力軍不能

# 原书缺页

且與政府故意爲難，使政府在國際上喪盡其體面，而倭軍人之驕橫，遂完全暴露於世矣。因此上行下效，而中級不服從上級之指揮，下級又不服從中級之命令。五。一五事件與二。二六事件，下級幹部，任意率領部下變叛，殺害重臣，佔據官署，尙有廢現皇而擁皇弟秩父宮親王爲帝之陰謀，幸未實現耳。軍人橫暴至此，與羅馬帝國分裂前之近衛軍地方軍，及唐末藩鎮之牙兵，任意廢殺主將，脅制朝廷者何異。數年來倭軍人之口頭禪，謂「長官猶如我輩之帽子，只須將頭一偏，帽子卽行墮地」。蓋謂長官之生死，完全操諸彼輩之手也。

惟其如此，故下級幹部曰左，中級幹部不敢右，中級幹部曰右，上級統帥部不敢左。因之倭寇最高政策，完全操之最下級幹部之手，致無事而不暴戾恣睢，誤國而害民也。以如此習於驕橫之軍隊，欲其絕對服從統帥部之命令，——而此種統帥，又爲其平日素所輕視素所反對之人物——殆屬絕不可能之事。卽曰事關對外戰爭，軍閥之命運所繫，彼輩爲維持自己之地位，不能不服從統帥部之命令。然因驕橫成性，而又自高自大，亦不過選擇自己認爲可行者而服從之；其認爲不可行者，則不服從。因之一部遺誤，必致影響全局，而莫可救藥也。

敵軍毫無紀律，而我軍則完全與之相反。今日無論任何軍隊，紀律皆甚良好，



對於長官之服從，可稱絕對。卽長官之命令，有不合理處或錯誤之處，亦可絕對服從，照命令執行，從無討論研究之事，而況於違抗乎。此平日之現象，世人所共知也。今則對外作戰，情形更爲嚴重，全國軍人願效命疆場，卽從前與中央有相當誤會之人，亦來京共赴國難。此種盛況，千古所無，真可謂四萬萬人爲一心也。以此如

此萬衆一心之軍隊，對於平日素所景仰之領袖，當然絕對服從。雖赴湯蹈火，萬無生理，亦必不顧也。蓋此已超過法令範圍。而爲個人之良心問題，苟不如此，將受良心之苛責也。猶憶十九年隴海路之役，最初中央軍陷於苦戰；故所有軍隊，皆被調赴前敵參戰。其中頗有苦于部隊，平日名譽不佳，吾人方憂其不能爲用，且將害事。然參戰各部隊，無一不努力奮鬥，各收相當戰績，使中央轉敗爲勝。此不過對於領袖一人之信仰，故能人人用命。今則對外抗戰，不特國命所繫，亦個人名譽攸關，其服從命令之程度，必遠在隴海戰役之上，可謂毫無疑義。以此制敵，何敵不摧也。

中國法令之能行也如此；敵人法令之不能行也又如彼。豈非我在九天之上，敵在九淵之下乎。故就軍隊紀律上言之，中國之必獲勝，毫無疑問。

## 五·由兵數及強弱上言之

其次吾人當論敵我之兵數及強弱，即孫子所謂兵衆孰強是也。國人對於敵情不甚明瞭，往往信口胡說，謂敵人在戰時可徵調三百萬人。蓋鑑於歐戰時各國悉索敵賦，全民皆兵，故任意杜撰，而不知去事實甚遠也。若照歐戰時全民皆兵之例，則以七千萬之敵人，不特三百萬，即一千萬亦殊不難。然歐洲各國之全民皆兵，有英法德各產業先進國供給其武器也。至若敵人，軍需品製造能力既屬有限，而又缺乏製造軍需品之資源。（以後再行詳論）即已受過訓練之預後備軍，尙無適當武器，而況再徵調民兵乎。若以無武器之民兵充數，則敵兵能達三百萬，吾人至少能達三千萬也。故論敵人之兵數，當以有武器而曾受軍事訓練之人爲限。如此，則其數殊不甚多也。查敵人現役兵十七個師團，（聞最近曾增加兩師團）每年入營人數約爲十萬。由前年起，因準備大戰，每年會增加一萬人，共爲十一萬人。茲假定由二十一歲之現役兵起，至四十歲之國民兵止，全部徵集，其數不過二百萬人。然人生變化無常，經過二十年之光陰，此二百萬人，決不能一人不死，一人不謀他種職業，全部在家中坐候國家之徵調赴戰。其中必有若干死亡，若干改任他職，而其職務較之

入營當兵更爲重要，國家法令亦不許其再行當兵。如軍需工業工人之類，敵人非常缺乏，則此種工人卽令在徵調入營之列，國家亦必免其兵役也。諸如此類，不勝枚舉。故退伍之兵，再行召集，其數必較退伍時大減，此一般之常識也。據大戰時德人之統計，退伍一年，再行召集，百人能有九十八人入營，卽爲上等成績。卽每年最低減少百分之二，愈久愈增。徵調四十歲之兵，尙不能達百分之六十也。故敵人二百萬曾受軍事訓練之人，現在召集，最多不能超過百五十萬，此則有常識者亦能想像。惟三十歲以上之兵，不特體力衰退，不能馳驅戰場；其中尙有若干人曾任勞心職務，體力更不如人。在歐戰時，從事陣地戰鬥，不須劇烈運動，凡遇前進後退，皆乘車輛，甚少徒步行軍；而各國彼此同樣。故此種中年軍隊，尙能作用。至如中倭之戰，最初數次會戰，或係如歐戰時之各據陣地以轟擊。數月之後，中國必改取遊擊戰略。此種戰鬥，需要強健之體力，敏捷之行動，並能耐饑耐寒耐暑。卽以敵人現役軍隊，對於此種任務，亦將不勝其苦，則年齡較大，體力較弱之人，除送死外，只有繳槍投誠。故敵人對華作戰，在最初數月或一年內，苟能勉強支持，決不致徵調三十歲以上之兵。若徵調至三十歲以上之兵時，則其形勢必極危急，中國已有絕對之勝利把握矣。茲假定敵人動員三十歲以下之兵，充其量不過八十萬至九

十萬之間，決不能超過九十萬之數。然此九十萬人，至少以二十萬人駐防東北四省，防備蘇聯參戰及義軍活動；以五萬人駐朝鮮，防朝鮮人復國運動；以十五萬至十萬人，駐倭國內，防反戰派及共黨之崛起。故敵人能輸送至我國戰場者，在一年內其數不能超過五十萬人。此敵人最大之兵數也。

難之者曰：卽假定如子所言，敵人只能以三十歲以下之兵來華作戰，而其防俄，亦須精兵。然駐防朝鮮及國內，可用三十歲以上之兵，是敵人至少可增多二十萬人來華矣。余答之曰：敵人此項軍隊，誠有來華之可能。惟兵多則戰費愈多，以敵人今日之財力，不特七十萬人之戰費，卽五十萬人之戰費，亦無負擔之力量。（以後再行詳論）況敵人素來輕視中國，苟非萬不得已，決不致以多兵對我。不特顧慮財政，且顧慮民心。蓋以大兵對華，軍閥將招國內外之輕視，而喪失其威信也。故吾估計其在一年內，不能超過五十萬人，尙屬過多。觀其數次增加戰費，至明年三月底止，只廿六億元。可見敵人財政力之脆弱，惟是否能籌尙屬疑問。此二十六億元，仍不能供五十萬人之戰費。故敵人不能傾國而來之判斷，殊不致錯誤也。

敵人來華作戰之兵數，不能超過五十萬；而我之現役軍隊，至少二百萬人，此以四敵一也。且在內戰時代，尙有中央與地方軍隊之區別，其戰鬥力亦時有強弱。

今則對外作戰，全國絕對一致，不論何項軍隊，皆屬抗敵勁旅。試觀平日飽受倭寇宣傳，使之努力親倭之冀東保安隊，一旦中倭開戰，即吐槍殺倭軍官，綁架國賊殷汝耕輩，全體來歸。則凡屬中華民族，不論其現處地位如何，將來必為國軍之一部，共同參加作戰無疑。彼所謂滿洲國軍隊，現在雖有倭人充任下級幹部；然苟時機一至，不難於數分鐘內，同時槍殺此等倭軍官，而為國軍之內應，以擾亂敵人之後防也。故就廣義言之，中國之軍隊，雖謂其數無限，亦不為過也。

敵我兵數明瞭，其次當論兵之強弱。敵之士兵，係徵調而來，當取其最強健者，殆無疑問。故敵之現役軍隊，一般體格皆強，較之我軍有過之而無不及，此則不必諱言。惟此僅就現役軍隊而言，蓋以其身體既屬強健，又習於勞苦也。惟敵軍每至戰時，須召集預備後備兵，加入現役之中，將組織擴大。現役軍隊因有預備後備兵之參加，其力轉弱。蓋此輩預備後備兵，即令體力不弱，然因退伍後，習於安樂。不服勞役，一旦入營，一時不能習慣，勢必非常痛苦。而現役人員，因須保持一致之行動，勢必牽就彼輩，而其動作不能不為之發生阻礙，因之力量轉弱矣。此僅就現役軍隊加入二十三・四・五各歲之預備兵所組織之師團而言也。若二十六歲以上之預備兵與後備兵所編之師團，其力更弱。而年齡愈大愈弱，更屬常識。故僅以

敵人之現役兵與我比較，則彼略強而我略弱；若加入預備兵，則我強而彼弱。故今日戰場上之敵我兩軍，我略強而敵略弱，此後則敵愈弱。而我則始終爲現役兵，當然能保持常態也。

不特此也，敵人武裝笨重，平日皆穿極厚皮靴，故其行動極不便利。平日多賴車輛，一旦臨戰，若遇不能行車之地，則喪失其活動力。我軍則穿便鞋或草鞋，行動便利，平時多徒步行軍，故能健步如飛。敵人穿皮靴，假定一日能行六十里，我則至少可行八十里或一百里。即此一點，可稱遠強於敵。蓋我軍獲勝可以追及敵人；我軍若敗，敵人無法追及我軍。（飛機裝甲車當然除外）故由此點言之，我軍之強，可謂超過敵人十倍也。

不特此也，敵軍係徵調而來，十中八九，皆係人民家族中之重要份子，對於家庭所負責任甚大。其在營期內，已予其家庭以重大打擊；若不幸而戰死，其家庭之損失更大。此種情形，年齡愈大者愈形嚴重。故在敵國，一聞動員之令，社會上即時發生重大動搖；若再有若干人戰死，則其所予各家庭之損失實屬莫大。惟其如此，故一般在軍籍之人與其家庭，絕對反對戰爭。苟不得已而必出戰，其家庭必終日痛哭，而其本人亦煩惱千萬。因此並無人願輸死力，而士氣萎靡不振矣。在倭俄戰

爭時代，倭爲生存而戰，故其人民皆願致死。今則軍閥爲侵略而戰，不過犧牲士兵之生命，使人民生活陷於痛苦耳。此種情形，一般人民皆已明瞭，故其戰意可稱全無，此稍知倭情者所能言也。以如此毫無鬥志之敵兵，對我致死靡他之軍隊，其戰敗也，毫無疑問。

## 六·由器械上言之

其次吾人當論敵我之器械，卽孫子所謂士卒孰練是也。國人平日對於倭寇器械之新銳，抱有恐怖成見，以爲不論如何，總較我爲優，我軍決非其敵。故不論如何，不敢與之開戰。而領土再三喪失，國權再三損失，皆由此而起。其實敵軍器械，在數年前，誠全部較我爲優，今則較我某部分爲劣矣。蓋敵人之器械，完全爲歐戰後之制式。惟十餘年來，歐美各國已有長足之進步，而敵人則因技術不足，研究試驗，迄未得良好結果，故不能確定制式，開始製造。至四年前（民國二十二年）始着手改良製造，惟因重工業幼稚，軍械製造能力有限，故前年度預算經費所定之貨，目下尙未交齊。而去年度預算經費所定者，一部分已着手製造，其他一部尙無法着手。至本年度預算所得經費，更無法動用。因之，軍閥焦燥萬分，致不能不與資

本家妥協，而圖軍需品製造能力之增加。然因需要鉅額金錢由外國輸入機械。至今一籌莫展，徒喚奈何耳。故迄今日止，敵人所製造之新兵器，爲數有限。僅久留米師團之小倉部隊（即此次在上海被我消滅之十二師團）爲訓練新兵器之基本部隊，此外各師團則尙未見新兵器；或雖見新兵器，尙不知其用法。此次與我開戰，此區區之新兵器部隊，當然不能獨自担任戰爭，勢必徵調其他師團，則全無新兵器以爲其護符也。故論使用新兵器之部隊，中國或較敵人爲多。蓋國軍中有若干師團，已配置最新兵器，且已訓練有年，故能自由使用，而其數目亦殊不少，將來會戰時，必能發揮威力，而使敵人震恐也。惟中國配備新兵器之軍隊，并非普遍；而敵人歐戰後之舊兵器，則普遍使用。故中國尙有大部份部隊，兵器較敵爲劣。尤其重砲一項，中國不及敵人，則殊無容諱言。惟兵器爲死物，而使用者在人。倭俄戰爭時，倭之兵器遠不及俄，而卒能獲勝者，則以倭人決死精神勝於俄國也。第一次淞滬戰爭時，第五軍與第十九路軍之軍器亦遠不如敵軍，然而屢戰屢勝者，亦精神勝於敵人之所致也。使非中國戰略錯誤，抱定挨打而不打人之宗旨，則敵人絕無僥倖成功之理。由此言之：『精神勝於物質』，爲從來弱者戰勝強者所得之真理。今國軍之精神，可謂震古鑠今；行見以此種精神，戰勝敵人之物質。兵器較劣，適足增加國



軍之光榮耳。

敵人空軍素來耀武揚威。第一次淞滬之戰，長城之戰，與此次平津之戰，中國所受打擊，皆由空軍不能與敵對抗所致。惟中國空軍，其數少於敵人，確係事實。然中國除倭寇外，殊無第二敵國；而敵人則英俄美荷皆其死敵。故中國可與敵爲孤注之一擲，而敵人則顧慮太多，不敢與中國死鬥。蓋即令戰勝中國之空軍，若其空軍受重大損失，則較之英俄空軍愈居劣等地位。且以目前敵人空軍製造能力，補充極難，使敵人不能不愛惜其現有勢力。故戰鬥時，中國有與敵人硬拚之決心，敵人反不敢與我決戰。故敵空軍之耀武揚威，目空一切，已遠不如從前矣。

### 七·勝利我占六分

吾人就上述六項比較敵我之優劣，中國於政治，統帥，紀律，兵數四項，占絕對優勢，使敵人望塵莫及。敵人於地利，器械二項占優勢，在我尚有避免或對抗之方法。而天時一項，則敵我各有所長，各有所短，所不知者，何人能得天助耳。（此指偶然之風雨而言，若真正有天道，則天絕無助敵之理）故僅就此六項言之，中國已有六分勝利把握。敵人僅有四分勝利希望。而況決定勝負之其他要件，概於敵人絕對不利，使敵人之四分勝利希望，完全消失乎。吾人以下再論敵人必敗之要件

## 直接促敵人戰敗之原因

### 一·後防人民之搗亂

吾人比較敵我政治統帥各項後，判定我方已有六成勝利把握，敵方只有四成勝利希望。惟使敵此四成勝利希望消失者，間接固有財政經濟資源各項；而直接者則有後防人民之搗亂，與戰地人民之反敵。吾人茲先論後防之搗亂：

所謂後防之搗亂，又可分爲兩方面，一爲倭國內，一爲東北四省與朝鮮是也。敵軍此次侵華，衆議院不經討論，省略一二讀會，卽全體一致將戰費之追加預算案通過。由表面上觀之，敵人可謂意見一致矣。惟實際上，除極少數軍閥走狗外，恐無人贊成此種戰爭。其所以內心反對，而表面上不能不贊成者：則因脅於軍閥之威勢，恐表示反對，軍閥將加以『反戰』『反軍』之罪名，而予以迫害也。卽軍閥自認爲神聖，一切行爲不許他人公開反對；（暗中反對當然亦有對待）若有公開反對者，不論其人之地位聲望如何，必設法將其打倒。如美濃部達吉博士，爲行政法憲法界之權威，其資格名望，在日本學者中首屈一指。因其批評軍閥所發行之小冊

子至無完膚。軍閥乃嗾使其走狗，在貴族院與衆議院攻擊其數十年前所發表之「天皇機關說」，所謂國體明徵問題是也。卒致此老學者，不能不辭去貴族院議員及一切公職，以避其鋒。此不過一例耳，一切皆係如此。惟其以權力壓迫人民之言論思想，雖有名老學者亦所不免。故人民對於軍閥之行爲，只敢怒而不敢言。凡有表示意見之必要時，仍不能不昧天良，表示與其思想相反之意見。苟不如此，死亡之禍即隨之而至也。蓋軍閥平日豢養一輩走狗，專爲迫害反對者之工具，動輒殺人。故現在倭人民所處之地位，何異秦始皇時偶語者棄市。此倭國會所以不經討論而能通過軍費預算也。此等一致通過戰費之人，若問其良心，至少有一半以上反對軍閥之戰爭。蓋知一經開戰，倭財政經濟，必較現在更以加速度而陷於絕境，人民生活（連彼等自身在內）更加困難也。除此輩政客外，人民各層階級，皆反對戰爭；（參照「由政治上比較之」一項）惟以軍閥壓迫過甚，不敢公開表示耳。其中尤以社會黨與共產黨，則希望軍閥倒潰，而彼輩乃能獲得出路。故彼輩之希望軍閥戰敗，與吾人完全一致。二十年來倭共產黨人與社會黨人之勢力，突飛猛進，活動遍及全國。九一八事變後，共產黨人被政府數次大檢舉，因之入獄者數千人。然既無許多監獄以拘押之，故除首要外，大概宣告有罪而緩刑，或宣告暫緩起訴。此輩人物，

平時無機可乘，故尙能相安；一旦開戰，彼輩絕不能再行甯靜，必以全力爲破壞現狀之運動。數年來，倭出兵東北四省，彼輩對於士兵，已有種種運動。譬如從前出帥時，人民對於士兵，爲表示敬意，贈送慰勞物品。共產黨人乃利用此種機會，以反戰之宣傳品，作爲慰勞品，贈送士兵。後被發現，致使軍閥警戒，不許人民對於士兵贈送慰勞品。此不過其一例耳，其他種種方法，凡能煽動士兵反戰者，共產黨人無不行之，使軍閥防不勝防。此後全面作戰，動員愈多，而共產黨人運動反戰之機會亦隨之增多。以苦於生活之農民子弟，（士兵以農民居多）須離開其窮苦之家庭，以赴軍閥所挑起之侵略戰爭，愈增其家庭之痛苦，當然易於接受共產黨人之宣傳。此心一動，已非軍閥之工具。多數如此，則倒戈內向，以打倒軍閥之事，殊難保其必無。即令不倒戈內向，然軍閥爲防止共產黨人之活動，與士兵思想之惡化，必費許多人力物力，其不能安心作戰，殆無疑問。至於社會黨人，從前本係反對政府，尤其反對軍閥。惟九一八後，因軍閥推翻現狀之主張，與社會黨一致，故社會黨人，多數投入軍閥之懷抱。此輩利祿薰心之徒，則成爲軍閥之走狗，而主張法西斯化。惟現在軍閥之行爲，愈使人民生活困難，故社會黨人亦漸與軍閥分手。觀衆議院之社會黨議員，爲澈底之反對黨，即可知其態度。社會黨人既與軍閥立異，彼

輩平日習於宣傳煽動，當此打倒軍閥千載一時之機會，彼輩決不致輕易放過。必與共產黨人共同行動，爲軍閥之敵人。至各界人士，對於軍閥侵略戰爭，十九反對。此後戰局愈擴大，費財愈多，而社會各層之生活愈加痛苦，其反對戰爭必愈甚。此輩雖不能如共產黨社會黨之積極活動，然消極之反對，亦極有力量。尤其對於被徵調或有被徵調可能之預備後備軍人，爲一言半語之指示，影響於其心理甚大；其影響於戰局，亦必巨大。故現在之倭軍閥，可稱獨夫，即倭人亦有時日曷喪，予及汝偕亡之感想。以舉世皆與願之偕亡之獨夫，自顧不暇，安能收戰勝之功。若此種獨夫尙能戰勝，則桀紂之國，至今應存，世間安有亡國之事乎？此倭本國對於軍閥之掣肘，而使其戰敗者也。

其次則論朝鮮人之復國運動：朝鮮滅於倭，自一九一九年獨立運動後，至今無反抗者，迫於勢耳，非心服也。其獨立黨人，散居國外者，不可勝數。倭雖極力設法逮捕或收買，但收效不大。尤以黨人之散居遠東俄領者，大概皆信奉共產主義，並與俄國政府有相當關係，得其援助，而待機活動。雖倭政府極力設法阻止其與朝鮮國內之人民通消息，然彼輩有其特殊巧妙方法，以達到其運動之目的。現中倭大戰爆發，正此輩乘機活動之絕好機會。在未舉事之前，必牽制敵人若干兵力，以防

其舉事。若竟能舉事，則其背後有俄國之援助，事件之發展，殊未可限量也。總之朝鮮人在中倭戰爭中，決不致坐失復國機會，則可斷言，縱不能大舉，亦能牽制敵人若干兵力也。

其次則爲東北四省義軍之活動與軍隊之內應：東北義軍，近年來數目減少，殊爲不可掩之事實。惟數目雖少，而其組織則日趨嚴密，故其搗亂力量亦較前增大。在平日尙使敵人疲於奔命，有防不勝防之概。現大戰爆發，彼輩必乘機活動。而平日被敵人壓迫之人民，此時亦必起而與義軍一致，以搗敵人之後防。或拆斷鐵路，以阻敵人之運輸。（戰時輸送，東北各主要鐵路，亦爲重要工具）或占據城鎮，以擾亂敵人之治安。使敵人顧此失彼，所謂扶得東來西又倒，已成爲敵人在東北之形容詞。至於所謂滿洲國軍隊，雖有倭人充下級幹部，平日鼓吹其親倭思想。然因倭人素來抱有優越觀念，奴視中國人，故不論何人，皆抱反感。平日迫於威勢，不敢有所動作，一旦有事，勢必爆發。冀東保安隊其一例也。此等所謂滿洲國軍隊，無異最忠實之國軍。義軍勢力所至，此等軍隊必與之合作，將使東北四省紛亂如麻，而牽制敵人大部分軍力。此種結果，可稱必然也。

以上所述，吾人爲穩重起見，在倭與朝鮮者，認之爲當然性；在東北者，認之

爲必然性，當無錯誤。惟不論如何，總可牽制敵人作戰力量而使之戰敗也。

## 二·戰地人民之反敵

此次戰爭，其戰場始終在倭領土以外，即敵人將來敗退至朝鮮，亦非倭本國。此事在敵人本極合算，因可免去由戰鬥所生之一切損失也。惟有一大弱點，即戰地人民始終爲敵人，處處當受其妨礙，影響於戰局甚大也。

在倭俄戰爭時，俄人無道，占我土地；其橫暴之程度，雖不及今日之倭寇，然亦近似。倭人起而與俄開戰，雖其目的在實行其侵略政策，然其對外之口實，則爲仗義興師，爲我中國驅逐暴俄出境。當時之中國人，不知倭人將來佔我土地，虐我人民，較俄尤甚。故視倭人爲救星，特別予以種種之便利。如爲之偵探敵情，及各種物質上之供給，使其行軍占特殊便利。而東三省特產之綠林豪傑，且以其敏捷之行動，援助倭軍。使倭軍作戰獲得種種意外勝利。而使俄人疲於奔命，終不能不結自認失敗之和平條約，而使倭爲戰勝國。故倭之勝利，東三省人民之援倭反俄，爲最原因。使東三省人民出於反對之行動，倭俄戰爭之結果亦必相反。蓋意外之便利，較之計劃中者，收效更大，而使戰局有意外之發展，此參加戰爭者所經驗者也。此次中倭之戰，凡屬戰地，皆係中國人民，此輩人民平日已痛恨敵人刺骨；敵人

亦因被其痛恨，更仇視此等人民，而加以種種虐待，甚且加以慘殺。此平津一帶戰地之實情也。國人對於此種被敵虐待或被敵慘殺之人民，固極同情。而在彼輩自身，亦極人世之不幸。然由國家言之，則爲不幸中之幸，蓋『殺敵者怒也』，千古名言。戰國時，燕滅齊，燕人盡剷齊之降者，及掘齊人坟墓，致使齊人憤怒，田單因之復齊。故燕人之行爲，爲後世兵家之戒。然今日之敵人，雖處二十世紀，猶具充分之野獸性。對於戰地人民，視同讎仇，慘殺虐待，認爲權利。蓋以此種殘忍行爲爲示威之行動也。然戰地人民衆多，殊不能一一殺戮。而脫出敵人虎口者，十九爲敵之死仇。蓋一則憤於敵人之殺其家族親戚朋友，須從事復仇。二則爲自己之生存，須急驅逐敵人出境也。燕趙自古多豪傑。此輩豪傑，以其義俠之行動，或直接殺敵，或切斷敵人之交通，使敵人運輸發生重大障礙；或斷絕敵人之飲水，使敵人有渴死之虞。（如將水井掩埋，或於井中投毒，或於河流上源投毒，使敵軍人馬無水可飲，立可潰亂。）其餘如偵探敵情，報告我軍，故意供給敵人錯誤情報，使其投入羅網。其一舉一動，無不可使敵人感受重大之困難，而影響於其作戰計劃，使之潰敗。數年前中央軍在江西所受之痛苦，此後敵人處處可以遇到。與倭俄戰爭時，倭軍得民衆之援助者，必完全相反。而其戰爭結果，亦必完全相反也。



## 間接使敵人戰敗之原因

敵人在戰場上並無戰勝可能，已如上述矣。今退萬步言之，假定敵人在戰場上有戰勝之可能。然現代戰爭，戰場上之勝利，並非即能結戰爭之局，而為確定之勝利。如歐戰時，德國在戰場始終獲勝。拓地之廣，大於德國一倍。然終全部解除武裝，而降於聯合國之軍門者，物資不足之所致也。是為勝於戰鬥，敗於戰爭絕好之先例。則戰場之勝利，於戰爭毫無關係，由此可以完全證明矣。今日倭寇之橫暴，甚於當年之德國。然德國有世界無敵之陸軍，有優秀無比之科學，有豐富之戰爭資源，有堅實之財政能力，而敵人則不及德國之萬一也。然德國勝於戰鬥，尚敗於戰爭，則敵人欲獲德國之結局，尚不可能。蓋敵軍本非強兵，而已離心離德，毫無戰意矣。敵人科學本極落後，多年來欲倣造歐美人之新兵器，尚未成功，安能望其有新發明也。敵人戰爭資源，百分之八十八須求諸外國，（中國為重要之供給國）今則因各國擴軍不肯多賣，已感極端之缺乏矣。此後大戰更何能堪。敵人財政，本年因公債不能銷行，已達水窮山盡之境，而况戰時需財十倍於平時乎。敵人有此等大弱點，敵人自己言之，世人由敵人自己之著作，而盡知之。此吾人所以大胆斷定敵

人必歸失敗也。以下略述敵人財政經濟資源之弱點：

### 一·由財政弱點上言之

隗於敵人財政，若詳細言之，須費數十萬言，茲簡單述之，以明瞭大概爲度。敵人本爲窮國，因陸軍有陸軍之大陸政策，海軍有海軍之南洋政策，陸海軍同時皆須擴充。故在平時財政已屬入不敷出，而特借債爲生，使愛國之士懷抱憂慮。民國十八年七月成立之濱口內閣，欲以裁兵手段，減少國庫之支出，而維持財政平衡。因之，締結倫敦海軍條約，使倭之海軍補助艦艇，與英美保持一定之比例。（華盛頓條約只限制主力艦）因此招海軍之大反抗；而陸軍亦有狐死兔悲之感。然濱口內閣尙以爲未足，又有裁減陸軍之計劃。因陸軍之反抗，未能實行。然軍閥因之感受恐慌，總須以非常手段，打破文人執政之局面，故有九一八事變之發生。是九一八事變，係因倭國家困窮，需要裁兵，激成軍閥鋌而走險，以爲死中求生之計。並非有精密之計劃，謀定而後動也。然事變發生後，倭之窮更以加速度而增進其程度。即國際對倭突感危險，而增加其警戒。倭爲對抗起見，亦不能不擴張軍備，致軍費逐年增加。民國二十年度。（即倭昭和六年度）陸海軍預算只四萬萬六千萬。

；至本年度則增至十四萬萬一千萬元，已爲三倍以上。若中倭不開戰，明年軍費預算，當達十八萬萬元，以後仍有逐年增加之可能。蓋倭認爲假想敵國之英俄美軍費預算，較倭高出數倍；倭雖感財政之窮迫，亦不能不悉索敵賦以從事也。因此財政困難與日俱進。五年之間，增加公債五十萬萬元。即民國六年倭所負之內外債，僅六十萬萬元。至今年三月末，（即去年財政年度末）共負內外債一百一十萬萬元。其中外債十三萬一千七百萬元，以目前匯價計算，約值廿三萬萬元。即倭所借之外債，皆以外幣計算。從前借時，倭金十元作英金一鎊，今則十七元餘始作英金一鎊。倭償還此債，須二十三萬萬元。故嚴格言之，倭所負之債，共爲百二十萬萬元，較五年前恰爲一倍。倭負此巨額之債，已感受非常之困難，蓋須以國庫收入四分之一償付利息也。惟負債額從此若不再增加，或者尙可勉強敷衍。然因軍費之增加，即不開戰，本年已須發行公債九萬萬六千萬元，明年尙須發行十四萬萬或十五萬萬元。以後逐年增加，不知底止。故倭財政，即不開戰，亦必破產。不過遲早問題耳。

且從前公債所以能發行者，因乘倭幣跌價之機，向外推銷貨物，國際貿易尙屬發達。資本家由對外貿易所獲之利益，一時國內並無生產事業可以投資，故購買公

債，以免資本閑空，徒受損失，因之公債尙能銷售。今則因各種事業，尤其軍需工業，需要多數資本。且其利益較公債爲優，故皆棄公債而不顧，改向此等事業投資，致公債無人過問。今年政府以種種方法推銷公債，然上半年六個月間，僅銷一萬三千萬元，較之應銷之數，少三萬五千萬元。其尤可注意者，爲銷數逐月遞減。卽五月份尙銷九百萬元，六月份則只銷六百萬元。故下半年銷行之數，較上半年更當減少，可以預知。因之本年度之公債，至少當有七萬萬以上不能銷售。此項鉅額公債，既不能銷售，而政府又需款開支。不得已，只有由日本銀行（卽中央銀行）發行紙幣，以購入此項公債。惟紙幣之發行須有一定之限度，超過此限度，卽發生經濟學上所謂通貨膨脹之現象。換言之，卽紙幣過多，超過社會需要也。紙幣超過社會需要，其價自跌，物價必隨之漲高。如民國七年後，湖南紙幣跌價，銀元一元，可換官錢局銅元票數十千或數百千。民國十七八年，奉票每五十元換銀元一元。歐戰後之俄國，民國十二年之德國，雞蛋一個，需五萬盧布或馬克，卽其先例。在倭今年多發行七萬萬餘元之紙幣，雖爲通貨膨脹，然因數額不多，影響於物價亦不甚巨。惟明年須繼續多發十餘萬萬元之紙幣，則超過社會需要一倍以上。影響於物價者，必爲二三倍。因物價高漲，國家預算必隨之膨脹，需要發行更多之公債。公

債發行愈多，愈須多發紙幣。紙幣愈增加，物價愈高漲。物價愈漲，國家預算愈膨脹，愈須多發公債。如此互爲因果，二三年後，雞蛋一個，在倭當需價千元。人民一個月勤勞所得，不能供一人一餐之費。蓋物價高漲之速度，超過加薪，何止十倍，此德國所經驗者也。惟此係以不開戰而繼續，戰前狀況而言。倭在二三年後，亦必破產，而况開戰必愈促其早日破產乎。

今中倭戰爭已由倭發動，倭已由國會通過二十六萬萬元之軍費預算，其財源除加稅一萬萬零二百萬外，餘均發行公債。在敵軍閥之意，或者以爲此二十六萬萬元之軍費，可以了結中日戰局也。然此不過三十萬人至明年三月之戰費。若中國政府只戰至明年三月，即與敵人講和。則必任平津之失守，任敵人之欺凌，不論如何，亦必不致應戰。蓋數個月後即行屈服，不如始終不戰之爲愈。現中國既舉國一致以應戰，必能如蔣委員長所言，抗戰到底，非至敵人無法再戰時，決不甘休。而在敵人，亦決不能以三十萬人，於數個月內將中國征服。故二十六萬萬元之戰費，絕對不夠，可以斷言。假定敵人在明年四月後，須出兵五十萬人，一年之費，至少百萬萬元。此由敵人九月初提出之戰費預算可以推測得之也。試問此項戰費，以何種方法籌措？倭俄戰爭時，係由英美借款。今則英美爲倭之假想敵人，平日亦不肯以一

文相助，而況戰時乎？不特不一文相助，而且倭欠英美之款，到期必要求償還，絲毫不能通融，而況新借款乎。將來之於加稅乎？則此次通過之一萬萬加稅案，可謂羅掘俱窮之方法，且爲萬莫奈何之最後手段。蓋資商家與一般人民，因畏懼加稅，故不願有戰事。然戰爭甫開，卽行加稅，愈使人民恐懼戰爭，而增加其非戰運動。倭政府爲得此區區之數，竟出此加稅手段，足見其籌款方法之窮。將來卽令再多方搜刮，二三萬萬元或有可能，不過百二十餘萬萬元五十分之一耳，何濟於事。故其惟一方法，只有發行公債耳。然公債無人承銷，前已說明；此後更無人承銷，自不待言。窮餘之方，只有強行指派，猶之滿清時代之強迫捐輸。然其數目亦屬有限，最多恐不能超過十萬萬元。是其餘之巨款，只有發行紙幣之一法耳。然年餘之間，多發紙幣百餘萬萬元，通貨膨脹十倍（現在通貨約在十三萬萬至十六萬萬之間）物價至少當漲三十倍。俄德往事可以證明。人民目前五十元一月能生活者，彼時非千元不可。試問人民生活陷於如此狀態，政府尙能作戰乎。卽令政府不顧一切，尙勉強支持。然戰爭所需之物資，亦必漲價三十倍。故戰爭繼續兩年以上，倭之紙幣當較歐戰後俄之盧布，民國十二年德之馬克更爲低落。雞蛋一個，或需十萬元，步槍子彈一粒，或需數十萬元。試問至此程度，尙能作戰乎。故吾敢大胆向國人以頭

顯保證，只須支持兩年，即令每日打敗仗，失地五六省或十餘省，倭寇亦必因財政不支而戰敗。而況中國在戰場上未必失敗乎。故由財政上言之，倭寇絕對失敗。再確定言之，倭寇一千個必敗，絕無勝利希望。若有錯誤，吾人願自殺懸頭新街口以謝國人也。（須以中國支持兩年為前提，戰場之勝敗則不須問）

或有難余者曰：敵人財政誠如子言，不能擔負戰費。然則中國財政果能擔負戰費乎。若中國亦不能擔負戰費，即欲支持兩年，亦殊不能。即令可能，亦不過與敵人同歸於盡耳。此種疑問，恐大多數人在所難免。余答之曰：中國財政雖非絕對良好，然較之敵人則良好多多。蓋中國本年度（二十六年度）預算，收支已略可適合。即令不敷，其數究屬有限，未若敵人之動輒十餘萬萬也。中國所負之內外債，亦不達敵人三分之一。以中國之資源無限，對此區區之數，不難償還。未若敵人無償還之希望也。其中尤足使世人奇異者，即中國作戰，所費金錢非常之少。較之他國不過數十分之一。試觀中國歷次戰爭，所費金錢極屬有限。十九年隴海路之役，規模之大，兵數之多，戰線之長，遠過倭俄戰爭，然戰費則甚少也。此次對倭作戰，全國動員，不過規模較大耳。所需戰費，至為有限。除經常軍費外，臨時支出每年不致超過五萬萬元。蓋中國軍隊盡屬常備軍，即在平時亦需發餉，戰時不過增加若

干特別支出耳。此與外國須臨時召集預備兵，戰時餉項亦多於平時者，完全不同。此區區之五萬萬元，以中國目前情形，總有方法籌措。即中國本國不能籌措，外國亦願借款。試觀在戰爭已開後，英國借款二千萬磅與中國，其他國家亦有借款。此二千萬磅，等於中國法幣三萬三千萬元，約可作中國一年之戰費，然在英國不過一筆小款耳。蓋僅等於英國國防預算十五萬萬磅七十五分之一，英國為對抗倭寇，須費十五萬萬磅之預備費，戰費尙不在內。若中國願與倭作殊死戰，英國借給二千萬磅，即可達到打倒倭寇之任務。此在英國殊太低廉。蓋倭為中英俄法美荷共同之敵，中國打倒倭寇，即無異為各國打倒一共同敵人。且打倒倭寇後，世界必返於安靜狀態。故今日中國之事，實無異英俄法美荷諸國之事。此等國家，皆願以金錢供給中國，使之獲得勝利。蓋中國失敗，倭寇即無法制服，各國皆將次第遭其屠戮也。而在中國，與其希望各國以武力援助；甯希望以金錢武器援助。此種援助，各國皆所願意。中國得此項援助，即可與倭寇長期週旋也。故中國此後對倭作戰，金錢與武器之援助甚多，決不憂其缺乏。倭俄戰爭時，英美援倭往事，即其先例。蓋彼時俄國為各國共同之敵，目前則倭寇為各國共同之敵也。明乎此，則中國財政絕不足慮，可以明瞭矣。



## 一一·由經濟弱點上言之

倭寇經濟情形本屬不良，尤以本年大藏軍預算發表後，一切病狀愈現於表面。蓋因擴軍需要巨額物資，須向外國購買，致其貿易入超達空前之鉅額。

至十月十日止，已達七億五千餘元。據每年之貿易統計，下半年本爲出超時期，惟本年則爲例外。因大部分爲軍需品原料，與平常貿易不同，故除八月中下旬與九月上旬，略有出超外，仍爲入超。此後八十月間，亦必爲入超無疑。蓋最近因倭飛機在中國各地任意轟炸，致招各國公憤，起而抵制倭貨。故輸出必大減少。而在另一方面，戰爭需要物資更多，輸入必大增加。故今年全年之入超，最低八億元。事實上或達十億元，亦所難料。然此係見於貿易統計表者，而軍械之輸入，則事屬祕密，不在貿易統計表之內。以吾人所知，今年三月，由德國輸入軍械一批，共爲二億餘元。是本年入超，合軍械在內，最低十億元。（即十萬萬元）不特此也，倭因技術不足，須向外人購買新發明。如本年向美國人購買飛機圖案，一次之價共六千萬元；以後每製造飛機一架，酬謝六千元。故其支出當屬莫大，此不過一例耳。此外購買新發明之事，當亦不少；付出金錢亦多。故本年倭付出金錢之數事實上

或達十二億元（十二萬萬元）以上。此項鉅額支付，苟非在海外存有現金，或向外國借得鉅款，則惟有輸出現金以兌付之。否則國際匯兌必大行跌落，惟倭在海外已無存金，更不能借得外債。故今年二三月間，倭之外匯本有跌落之勢，倭政府不得已，只有忍痛向外輸出現金。最初本定今年輸出之現金爲二億五千萬元。惟至六月中旬，因正金銀行所出支票，在海外無款兌現，致倭金匯價已跌破一先令二辨士之大關。使倭政府大爲恐慌，聲明繼續輸出現金，始能維持。迄八月底止，倭輸出之現金，爲六億元。在倭已感覺非常之痛苦。然對於海外兌帳，尙屬杯水車薪，無濟於事也。故倭政府窮極無奈之辦法，乃將現有金準備四億餘元，照市價另行作價爲十四億元。以八億元充本國之金準備，下餘之六億作爲匯兌準備資金。然而事實上此六億之準備資金，已輸出大部，在海外支付於人；下餘之一部分，亦須即時輸出，方能免正金銀行所出支票不能兌現。而數目尙有不足。惟此在倭已爲最後方法。此外僅餘（照時價）八億元之金準備。以全世界爲敵，現正發動侵略戰爭之倭寇，全部財產，僅有此數。充其量不過與中國作戰三數月之戰費，故目前除軍閥之猙獰面目外，可謂一無所有矣。然而倭寇一面與中國作戰，一面尙對全世界備戰，豪則豪矣，其如血液已盡何。

一國之經濟力，猶如人類身體中之血液。人之血液流盡，其人必死；一國之經濟枯竭，其國即不亡，亦將半身不遂，使其國民陷於生活窮苦之絕境，而求死不得。吾人因知敵人弱點在財政經濟，故時時加以檢查。曾作一結論。謂「倭寇如患貧血病之人。（即中國所謂虛癆病）中醫之治法，在吃補藥以養血液；西醫之治法，則借他人之血以注入其身中，助其營養。而女色須絕對禁止，則中西醫皆同。惟此種病人，既無財力以吃補藥；又因其與任何人為仇，絕無一人借以血液；而彼自身且執拗成性，認為係神經衰弱所致，日吃壯陽藥，以助其對於女色之興奮。世人見其需要女色，以為精力絕倫，健康已復；而在良醫視之，則認為死期將至矣」云云。吾人此種診斷，依時日之經過，愈證明其確切；而其病狀亦如吾人所豫期而增進。今則血液垂盡之際，拚命抱着美女以事發洩。（即對華作戰）而不知道適促其早死耳。尙何能危害他人乎？國人對於此種僅待大殮之活死人，尙存恐懼之心，無乃太無醫學知識也。

吾人茲根據經濟學原理；與俄德各國之經驗，豫述敵人由經濟枯竭以至生民塗炭之可能經過，判斷其最後不能不投降於中國之軍門。即敵人所能輸出之現金，已不能兌付迄目前止之入超金額，而其八億元（照時價）之金準備，當然不能再行輸

往外國，使一無所有。故此後因無現金支付，對外匯兌決不能維持一先令二辨士之價，勢必大行低落。不論如何，在本年內勢必打破一先令之大關。以後尙不知伊於胡底，倭金再跌，倭之輸出貿易不能有發展。蓋倭工業，多須由外國輸入原料，加以製造，再行輸往外國。倭金跌價，原料必隨之漲價；而倭自產原料之輸出品，爲數不多。故於輸出貿易無多大效東。至於輸入之貨物與原料，因匯兌跌價，其價必太漲，而使其入超再行增大。入超愈增，對外匯價愈將跌落，愈促原料漲價。原料價漲，愈促入超增大。入超愈增，對外匯價愈將跌落，愈促原料漲價。如此互爲因果，再與國內通貨膨脹連成一氣。而倭之物價，將以飛的速度漲高，而使國家豫算膨脹至天文學之數字，人民生活困苦至不能形容之絕境，事勢至此，可謂萬事休矣。此僅就平時而言也。若戰爭發生，需要輸入品更多，而其對外信用亦受大影響，匯價跌落愈速，而上述現象之發生亦愈快。吾人以絕對善意估計，雞蛋一枚需倭金千元之狀態，在平時最多三年內可以發生；而在戰時，則最多不出兩年。試問至此程度，倭寇尙能作戰乎？故吾敢大胆斷定中國只須支持兩年，倭寇雖每日打勝仗，亦必降於中國之軍門。而況戰場上未必獲勝乎？

### 三·由資源弱點上言之

以敵人之財政經濟能力，不論如何，絕無獲得最後勝利之理，已如上述矣。吾人茲退讓萬萬步，假定敵人財政經濟能力皆足支持戰局，使獲最後勝利。然其戰爭資源，亦決不能供給戰爭所必需之軍械子彈。則交戰半載一年後，敵人現存軍械子彈用盡，即絕對無法再戰，亦不能獲得最後勝利。

現代戰爭，消耗軍火可稱無限。不論任何強國富國，決不能存貯多量之用品，以便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。故其最要條件，須有最大之生產能力，與豐富之資源。敵人近一二年來，因平時預算所得之擴軍費，尙無生產能力以消化之，始感覺生產力之缺乏。致軍閥不能不與資家妥協，以圖藉其財力，擴大生產力。然宣傳數月，徒暴露其弱點。所謂擴充生產力，仍爲水中月鏡中花，可望而不可即。且敵人之弱點，更不在生產力之不能擴充；而在目前之生產力，亦無資源以維持之。故敵人此次對華作戰，除現存之軍火外；即令繼續生產，亦屬有限之至。因無材料可供生產也。吾人茲略說明敵人缺乏鐵煤之事實，其他原料，即令能由他國購買，亦無濟於戰爭。蓋無鐵煤則根本不能作戰也。

敵人製鋼工業，比較其他重工業尙爲發達。去年所製之鋼，共爲四百四十萬噸。在敵人平時，尙無不足。今年需要增加，製鋼力亦可增至五百萬噸，原無不足之理。惟自去年十月後，因鋼鐵缺乏之故，價格漲至四倍以上。至其缺乏原因，不在製鋼力之不足，而在原料之缺乏。而此項原料，則十分之八須恃外國之輸入。現在各國備戰，鋼鐵需要甚多，自供不足，何能供給以全世界爲敵之倭寇。供給斷絕，而倭寇遂陷於半身不遂之狀況矣。

去年敵人所製銑鐵爲二百二十萬噸，共使用鐵礦三百八十萬噸。然敵國內與朝鮮所出產者不達百萬噸，其餘之二百八十餘萬噸，則完全購諸外國。計由中國與馬來半島各供給約百萬噸；菲律賓濱供給五十餘萬噸；澳洲二十餘萬噸。此外再由蘇聯輸入銑鐵三十七萬噸；英領印度輸入銑鐵三十九萬噸；東三省輸入銑鐵二十二萬噸。此項自製之銑鐵，與輸入之銑鐵，除其中八九十萬噸作爲銑鐵使用外；其餘完全用於製鋼之原料。至製鋼另一原料之碎鐵，從來購諸美國。以其量多而價廉也。然前年由美國所購入者爲百七十萬噸；去年則因美國自身需要較多，只能購入百五十萬噸。今年則因美國需要更多；而他國亦向美國購買，故倭所能購者，其量大減。而美國人且因倭爲擾亂和平之侵略者，主張對倭禁止輸出。然以目前狀況，即

令不禁止輸出，其量亦大減；遠不及需要之程度。故倭萬莫奈何，只得向全世界各地購買。然其量太少，不特無濟於事，且惹全世界之注意，而表現倭帝國主義之弱點，招人輕視。故本年倭之製鋼工業，因材料之缺乏，而陷於絕境。蓋不特碎鐵難買，而銑鐵亦斷絕輸入。即蘇聯爲銑鐵之輸出國，去年曾供給倭三十七萬噸。惟自倭德防共協定發表後，蘇聯即對倭停止輸出銑鐵。而此種來源斷絕矣。印度爲銑鐵之輸出國，去年曾供給倭三十九萬噸。然因英國大擴軍計劃，需要鐵鋼甚巨，印度之銑鐵，須賣於英國，而不能供倭矣。所餘者僅東三省之供給耳。然東三省因倭人設立昭和製鋼所，鞍山所產之鐵，大部供製鋼之材料，而使用於東三省本地。因之供給倭之銑鐵，每年減少。即二三年前尙供給四十萬噸；而去年只供給二十二萬噸。今年當更減少也。倭因銑鐵輸入減少，致製鋼之原料更缺乏矣。

不特此也，倭製鐵所需鐵礦，本國與朝鮮出產者，不達一百萬噸。其餘二百餘萬噸，概由外國輸入。即令英國美國不爲己甚，馬來半島與菲律賓濱之鐵礦不禁止輸倭。然澳洲之鐵礦，英國自己需用，恐不能再輸倭。而中國更不致以其鐵礦供給敵人，是敵人製鐵原料又少一部分矣。

以目前情形計之，各國即不對倭封鎖或禁止輸出，鐵礦輸入倭者，只百五十萬

噸。連倭與朝鮮自產之百萬噸計入，共爲二百五十萬噸，可製百四十萬噸之鐵。再由東三省輸入二十萬噸，共爲百六十萬噸。再由美國與全世界搜求百萬噸之碎鐵。兩共合計可製二百三四十萬噸之鋼。較之豫定製鋼五百萬噸之計劃，不達半數。而況此外尙需數十萬噸銑鐵使用乎。此二百四十萬噸之鋼，僅足供五十萬人一年作戰之需要。以倭所能生產所能購買之鋼鐵全部，僅足供五十萬人作戰之用。其他和平工業在在需鐵，其何以堪。而況倭寇尙對全世界備戰，陸海軍同時擴充，需要鉅額之鋼鐵乎。

其次則爲煤炭問題。煤炭資源，在倭寇雖感缺乏，然在東三省則寶藏甚富。惟未能開採耳。故倭寇發動侵略後，開灤煤與中興煤不能輸倭，致倭大感煤之缺乏，煤價飛漲。在一部分人，必以爲東三省既有煤炭資源，即時開採，亦殊不難。不知開煤礦，第一需要資本；第二需要技術人員與熟練礦工；第三需要船舶運輸。此三者皆倭目前所最缺乏，絕對無法可設。而技術人員與熟練礦工，及運煤之船舶，在未開戰之前，即倭國內已開之礦，尙感不足，而況從新開礦乎？即令各項皆不缺乏，即日可以從新開礦。然此項大工事，至少需要一年半載，方能出煤，殊不能供目前之需要。故倭之缺煤，絕無方法可資補救也。



鐵煤兩項爲戰爭原料中重要之重要者。然敵人兩項皆缺，且屬無法解決，試問敵人尙有作戰之能力乎。而況戰爭原料幾無一不缺，或根本不生產乎。以如此缺乏原料之敵人，卽不開戰，已有不能維持之勢，而開戰非自招敗亡乎。此吾所以大膽斷定敵人根本上無作戰之資格也。

## 敵人決策之經過與錯誤

或有難余者曰：誠如子言，則敵人內部充滿矛盾，充滿弱點，何以子知之，敵之舉國上下反無知之者乎？而敵之軍閥自身，亦焉有不知之理。何以尙敢開戰，以招敗亡乎？子其明以告我。余曰：敵之舉國上下絕大多數，對於中國情形，雖甚隔膜；然對於自身矛盾與弱點，知之甚悉。故人人心中皆有說不出之痛苦，而不敢輕言戰爭。尤其對我開戰，更非所願。蓋敵人縱令傾其全力戰勝中國，然必耗盡其財力物力。一旦與他國發生違言，將何以應付。所謂鷸蚌相持，漁人得利；兩虎相鬥，小死大傷。在以舉世爲敵之倭寇，更有避免爲鷸蚌，爲大虎之必要。惟莫可如何者，卽軍閥之跋扈無法制服。而政治家亦皆全軀保妻子之人，並無一人敢大膽與軍

閥對抗而指導之。而在事實上，對於軍閥之橫行，亦殊無能為力。於是軍閥曰：墨是白的，全國人不敢曰黑的。欲接近政權者遂羣起而應之曰：確是白的，白得與雪一樣。即有骨鯁之人，亦不過默然而已。蓋一發表異議，即有生命之憂也。惟軍閥不許他人立異，遂不能不由軍閥胡行妄為，而向破滅之淵進行。並非倭人不知其國家之危險，而贊成軍閥之行動也。

又在軍閥方面，亦非完全暴虎憑河，胡行妄為，事事亦有其見解與步驟，且亦能忍耐。試觀去年九月中倭交涉，本出謀定而後動。廣田內閣之行動，亦軍閥之行動也。然因中國強硬對待，要求全部被拒，體面掃地無存，而軍閥不敢動武。足見軍閥亦有理智。不特此也，紅根圖與百靈廟之戰敗，更直接使軍閥之威信掃地。而軍閥仍能逆來順受，尤足見軍閥之能忍耐。不特此也。恫脅政策失敗之後，即為一百八十度之轉向，所謂「對華新認識」之名詞，倡自倭方，和平空氣彌漫東亞。而經濟調查團之來華，更使「中日經濟提攜」之論調高唱入雲。此非軍閥為其主動，何能臻此。在軍閥方面，見恫脅手段不能奏效，故易以溫柔手段，以求達到承認其武力侵略之結果；（即默認偽國）而更予以經濟之援助，以便養成其勢力，再為第二步之侵略，以降全中國為殖民地。然因中國不能放棄東北四省，故於倭經濟調查

團來華之際，全國不謀而同。表示先談政治後談經濟之一致意見。該團憤然返國，而軟拿之手段又失敗矣。惘齋與溫柔手段均告失敗，即係倭化中國爲友；至少爲中立國之政策宣告破產。反之，倭假想敵國之英俄，正與中國增進親交，使倭更不能不懷恐懼。而在倭本國，則財政經濟情形，江河日下。對於各國之聯合戰線，絕無突破之可能，大有不戰而潰之勢。是誠倭寇危急存亡之秋。倭軍閥亦無束手待斃之理，而提前開戰，死中求活之政策，遂於此時醞釀矣。當五月間倭之四大將來華；而駐華武官喜多飛遊雲南成都；以及公私人員竭全力在中國活動。在他人視之，或不甚注意。而在吾輩專門研究倭寇問題者，則視爲暴風雨之先兆。蓋田中義一一遊徐州，與張勳晤面，而復辟之禍作。而況陸海軍閥全體動員在中國活動，絕非偶然之事。可以斷言。吾人彼時已感覺倭寇提前開戰，死中求生之危險，已迫在目前。故於六月一日赴平津，會晤二十九軍要人秦德純氏於北平市政府，告以倭提前開戰之陰謀，請其注意。而秦氏對於余言亦甚感動，謂有相當準備。不謂余返京未一月，而蘆溝橋事件發生，敵人陰謀開始發動。足見此次事變係敵人豫定之計劃，絕非一時之突發事件也。

敵人發動戰爭矣。惟試問敵人果有與我決戰之意乎，是又不然。即在敵人方面

，既不能以我爲友；又無力與我爲敵；更不能維持目前之狀態，以待不戰自潰。故須以投機手段佔領平津。在中國既不能以此文化古都供敵人蹂躪，而對倭全面開戰，敵軍閱認我尙無此種決心與能力。蓋在敵人決策時，四川尙發生糾紛，此在敵人認爲可以牽制對倭作戰。其他各方面，敵人亦認爲尙有多少問題。至於國際方面，蘇聯正在清黨清軍，內部尙有問題，對倭開戰尙非其時。敵人已以事實證明。（如黑龍江中兩島問題蘇聯之退讓）而英國亦因西班牙問題，不暇參加遠東之糾紛。美國更放棄其從來之遠東政策，而置身事外。此等情形，於中國不利，而於敵人有利益。因之敵人認爲中國決不敢單獨與倭全面開戰。中國既不敢全面開戰，則不如局部妥協反爲有利。敵人此時以交還平津爲餌，誘惑中國承認僞國，與中國先解決一切紛糾。敵人獲得僞國之承認後，乃以中國承認僞國，遠東既成事實已得法律上之保障爲理由，脅制英俄。而事實上對倭包圍之陣，若無中國參加，各國不論如何努力，難收圓滿效果。英俄至此，亦不能不承認遠東現狀。其他各國利害關係更淺，尤不能不承認。俟局面稍定，倭更聲明願與各國締結縮減軍備之條約。各國正當疲於奔命之際，自無不同意之理。軍縮條約成立，倭自無須再行擴充軍備。而其財政經濟之危機，完全解除矣。目前危機既已解除，則休養生息若干年，俟勢力充足，或

國際有變，再爲第二次侵略，不憂中國不入其版圖也。對於敵人此種企圖，世人苟明瞭八月初敵人講和運動，即可完全了解矣。惟在中國方面，最高當局，對於敵人此次處心積慮，自始即完全明瞭。故蘆溝橋事件，在他人或以爲係偶然發生；而在最高當局，則自始即認爲重大陰謀之發動，而嚴重警戒。至敵人勢力與財政經濟情形，最高當局亦有深切之認識。故對於敵人所設之羅網，始終避免投入。拒絕敵人以平津交換承認僞國之條件，不肯接受。蓋此種條件無異中國投降也。至此全國軍民皆願應戰，不願投降；而敵人則騎虎難下，亦不能再進攻，以圖強迫中國接受其條件。惟中國既決定應戰，則祇有應戰到底，方有勝利把握。若中途妥協，則不如最初投降之爲愈也。從此兵連禍結，敵人實無法以善其後。蓋敵人之初意，在爲死中求生，獲得中倭問題之解決，而佔領平津；並非爲與中國長期作戰而佔領平津。現在敵人佔領平津之陰謀，雖如豫定計劃而成功；然而以平津爲餌解決敵人一切難問題之豫期，則完全得到反對之結果。敵人之痛苦在此；而戰爭最後結果，大不利於敵人者亦在此。蓋全面開戰，乃敵人豫定計劃之失敗；並非豫定計劃之成功。差之毫厘，謬之千里，其敵人目前狀況之謂。國人若明瞭此種情形，則對於敵人之必敗可不生疑問矣。

## 中國制勝之道

或有難余者曰：知彼知己，百戰不殆。今子所言者，詳於敵情，而略於國情。謂之知彼可也；謂之知己則尙未也。且善戰者先爲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。不可勝在己，可勝在人。此孫子之名言。今子詳於敵之可勝，而略於我之不可勝，殊非萬全之道。子尙有說以解吾惑乎。余曰：余於比較敵我情形時，關於中國之強點弱點，已有所述矣，無已，今再爲國人述我必勝之道：

### 舉國一致必勝

中國雖有五千年之歷史，漢唐宋明雖成統一之局，然對於地方之統治，因國土太大，往往不能週到。除畿輔外，羈縻而已。故國家每有大故，勤王之兵，亦限於近畿各省；而羈縻之省份，則置身事外，對於國家大故，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不動於心也。故國土雖大，而力量則小。遠者不必提，卽就中法中倭兩役言之：甲申中法之戰，所用之兵，僅兩廣雲南三省而已。而海各省爲備敵人海軍之來攻，僅

略事警戒耳。其他各省不特不援助，且漠不關心。較之今日鄰國之關心交戰國勝敗者，尙遠不如。甲午中倭之戰，所用之兵，僅奉天直隸山東三省。而沿海沿江各省，且因敵人顧慮各國之干涉，不來侵犯，大有局外中立之慨。故世人謂中倭戰爭，僅李鴻章一人與倭全國開戰。其實此李鴻章，因朝中有翁同龢李鴻藻輩，拚命乘機搗亂，以圖藉公濟私；使李鴻章之精力，多半用於對內，而不能專心對外，其勢不能不速結戰局，以保一身之安全。蓋作持久戰爭之計，雖敵人可打倒，萬一敵騎入京畿一步，李鴻章本人必爲翁同龢李鴻藻輩傾陷而死。是國家雖有可勝之勢，而李則有必死之道。此中倭戰爭所以急於認輸請和也。然今日之情形則如何，中央統一之力量，可稱五千年歷史上空前之盛事。其尤可喜者，凡屬中國國民，皆有爲國效死之心，絕無置身事外之意。而敵人認爲必乘機與中央爲難之地方長官，敵人平日施其挑撥離間而認爲已收功效者，今則全部來京共赴國難；而其意志之堅強，決心之鞏固，不特出乎敵人意料之外，且出乎吾輩今日抱樂觀主義者意料之外。此種意志之統一，在中國歷史上固爲絕無僅有。即在全世界，亦僅倭俄戰爭時之倭，與歐洲大戰時之法國有此盛況。然而倭法兩國皆以弱而勝強矣。而況今日中倭力量之差，並非若倭俄德法之甚也。

且中國歷史中，有戰敗之例，有亡國之例，然大率皆因將相意見不一所致。如北宋之亡，李綱種師道欲戰，而且能戰；而白時中李邦彥輩主和，且使朝廷聽信其和議。而和不可恃，竟亡國矣。南渡以後，李綱宗澤主戰，並且能戰；而黃潛善汪伯彥輩主和，卒使李綱貶逐，宗澤憤死，而敵人渡江，高宗且航海以避之矣。設非張俊敗之於明州，（甯波）韓世忠岳飛扼之於江上，而南宋又亡矣。其後韓岳劉吳諸將，兵強馬壯，誓滅醜虜。臨穎一戰，金人奪氣。而察檜與敵裏應外合主和，且矯詔召還岳飛而殺之矣。惟岳飛雖死，而韓劉二吳健在，敵人仍不敢南下，僅得爲小朝廷。其後金亮南侵，秦檜已死，陳康伯（宰相）立主應敵；終有采石之大捷，金亮授首。南宋之不亡，完全得力於陳康伯之主戰。使秦檜尙在，則宋亡矣。其後元人侵宋，賈似道誤國於內，范文虎誤國於外，襄陽失而宋亡矣。明之亡國與宋亦同。熊廷弼能戰，因王化貞之掣肘，而熊傳首九邊矣。袁崇煥能戰，因崇禎聽信敵人之反間，而袁凌遲處死矣。崇禎自稱『非亡國之君』，而信任宦官，誤殺崇煥，足以亡國而有餘也。其後流寇猖獗，懷宗殉國，而滿清始能入關。由此言之，中國之亡國歷史，皆係將相意見不一致，與主昏臣庸之紀錄。決非意志齊一，力戰而亡也。今日之情形，不特舉國一致，且將相兼於一人。從前蔣氏自顧不能戰，願與敵



虛爲委蛇，而全國和之。一輩當局者，且犧牲一己而執行之。今蔣氏曰能戰，則舉國聽其指揮而決死抗戰。即從前認爲不可靠之人，以及全國大小土匪，亦皆願效死力，是對於蔣氏抗戰之政策，無一人能阻擾之也。孫子曰：「將能而君不御者勝」。今不特將能矣，而且君將兼於一人矣。以此抗戰，雖弱亦強。此吾所以確信中國必勝也。

### 不存倖生之心必勝

孫子曰：「必死則生，倖生則死」（吳子兵法亦同）此說歷千古而不誤。中國此次對倭作戰，在未決之前，全國上下對於敵情估計過高；對於自己之潛勢力則絕未顧及，故人人皆抱必死之決心，而不存絲毫僥倖苟免之意。人人以爲不論如何，只有犧牲而已，只有抗戰到底而已。惟其有此決心，所以有必勝之把握。蓋項羽破釜沉舟而破章邯，王鎮惡棄舟東流而滅姚秦，自古置之死地而後生，置之亡地而後存，百無一誤。今中國人民人人皆在死地亡地，絕無徘徊瞻顧之餘地，故必戰至最後而獲得勝利也。

## 敵人估計錯誤必勝

凡對敵作戰，第一要件，在敵情之估計，若估計正確，則我之計劃可以照預定進行，雖不能收預期之勝利，亦不致招意外之失敗。若估計錯誤，則大誤大失敗，小誤小失敗。甚至因一二錯誤，而全局失敗矣。譬如甲午中倭戰爭，倭估計非常正確，故其成功亦能如其預料，倭俄戰爭，倭估計俄國只能運輸二十萬人至遠東作戰，而倭以三十萬人對之，可以勝利。然事實上俄國運輸七十萬人至遠東，超出預料二倍以上，可謂估計錯誤。然倭軍戰鬥力亦較預料為強，從前預備以三敵二者，竟能以三敵五，故尚能維持戰局。幸早講和而未失敗。歐洲大戰，德國估計比利時不抵抗，英國不參戰，故預定二十五日下巴黎。然比利時抵抗，里埃齊要塞阻止德軍兩星期，使法國動員得以完成；而英國參戰，英軍得以救巴黎之急，致德軍二十五日下巴黎之計劃完全錯誤。終致最後失敗。足見估計錯誤影響之大也。今敵人估計我不敢全面開戰，故敢佔領平津，然中國不如敵人所預料，竟敢全面應戰。此種錯誤，可稱莫大。即此一項錯誤，已使敵人根本動搖。蓋以戰爭為目的，多得一二敵人，已使戰局不利。若以不戰為目的，而結果得到戰爭，可謂完全相反矣。既得到

戰爭矣，在敵人之估計，不論如何，中國決不能全國一致。必有若干省份與中央立異，如此則中央不能全力對外。觀開戰初敵人報紙，尙載某省如何如何之消息，足見其希望如此也。然而事實上各省長官，除邊遠之盛世才外，皆來首都，使敵人之希望成爲泡影。敵人之侵略行動，促成中國之大統一。不特敵人認爲意外，卽吾人亦多少認爲意外。所謂上兵伐謀，各省疆吏之來京，正所以伐敵之謀，而使之不寒而慄也。彼來華觀察情形之四大將，與飛遊雲南成都之喜多輩，須自毅以謝其國人也。故由敵人估計錯誤觀之，中國有獲得最後勝利之把握也。

### 有友無敵必勝

從來國際戰爭，交戰國之雙方，必各有若干友邦，或參加戰爭，或守善意中立以援助之。如倭俄戰爭時，英美助倭，法國助俄，而德則對倭取善意之中立。歐洲大戰時，德國雖云多敵，尙有奧勃土三國爲其同盟國，與之共生死，故尙能支持四年餘。今日之倭寇則如何，彼德意兩國，世人以爲係倭之友邦矣。然德意兩國所以聯倭者，爲對俄而非對華也。倭對華開戰，消耗其國力，使德意之地位爲之轉弱。蓋此後德意有事於俄，不能望倭衝俄國之背也。德意對於倭之侵華，既認爲與其聯

倭之目的相反，則此後對倭決不致相助。且又不願開罪中國，而使其對華商務受影響。蓋中國對外貿易，德已居第三位，中國與倭交戰，此後德國必取倭之地位而代之，將進至第二位矣。而意國對華商務，雖不若德國之盛；然政治上之親交，則較德國爲深也。德意尙不能助倭，則倭可謂絕對孤立。至於中國，除倭外，其他各國可稱概係友好。即德意亦然。較之倭俄戰爭時倭之地位，歐戰時聯合國之地位更佳，決不致有一國加入敵國方面，可以斷言。中國得此精神上之援助，其意自強。尤其英俄法荷諸國，皆有切身利害；縱不武力援助，亦必由財政經濟上援助我國。此後中國人不必憂戰費之難籌，與武器之缺乏，自有人源源供給，中國可以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。蓋中國之勝利，即各國之勝利。萬一中國失敗，各國皆將次第置其屠戮。各國爲本身安全計，不能不援助中國使之戰勝也。試觀英國已借款二千萬磅於法國，實供給自己。中國處如此有利狀況下，雖支持十年，亦不感覺困難，而况一二年內即可打倒敵人乎。故由國際上有友無敵之關係言之，中國必獲勝利也。

以上所述四項必勝之條件，有一於此，已可獲勝，而况四者俱備乎。此吾所以謂中國必勝也。

## 持久方能獲勝

吾人比較敵我之國情，自始即相信中國絕對勝利，毫無疑問。惟吾人再四向國人警告者，即不論付如何巨大犧牲（即連打敗仗與連失領土）只須支持兩年，雖敗於戰場，亦必勝於戰爭。若國人無犧牲之決心，戰場上稍有挫敗，或領土稍有喪失，即失自信力，主張講和，則不如自始不戰，反為有利。故今日之局勢，甯可自始不戰，不可中途休戰。若果不願持久，則吾敢大胆保其絕無良好結果也。

且任何戰爭，不論其為外戰，或為內戰，勝敗之局，完全決於最後之短時間。拿破崙謂一戰爭勝敗決於最後之五分鐘，此雖指一戰鬥而言；惟今日之戰爭，亦完全可適用此種原理。試觀洪楊之亂，清庭自始即無勝理。若使咸豐非有你死我活之決心，則林鳳翔之北伐，即可掃蕩虜庭。又若清庭在咸豐十年以前即無繼續戰爭之意，則江南大營失陷之後，繼之以蘇常糜爛，曾國藩困守祈門之際，仍為洪楊全勝之局。惟清庭抱定決鬥到底之決心，洪楊始漸不支，而終以消滅。此內戰持久獲勝之例也。又如甲午中倭之戰，若李鴻章有平洪楊之決心，抗戰一年，則倭即不戰敗，亦必結對等和議。若抗戰一年半，則倭必敗無疑。惟其稍敗，即拚命求和，始

有割地賠款之事。又如倭俄之戰，倭已精疲力竭，俄國形勢日漸良好，倭軍總參謀長兒玉將軍，見形勢不佳，常往來於東京奉天之間，奔走和議之速成。其時美國大總統羅斯福受倭之託，向俄國提議講和，幾費週折，俄皇始允開和平談判，在倭可謂萬幸。然桂太郎（內閣總理）因徇國民主張，向俄國提出十二億賠款之要求，兒玉將軍大罵桂太郎混蛋，謂萬一和議因此破裂，則桂太郎實為罪人。可知倭已無再戰之力；使俄國不願講和，再戰半年，倭必敗。此事倭人公然承認，尤以信夫淳平博士所著「明治二大外交之祕密」一書，言之最詳。足見俄人不願持久，使倭僥倖成功也。又如歐洲戰爭，使於兩年內講和，則歸德奧之全勝，不特比塞不能倖免，即英法亦須割讓若干殖民地。若在三年內講和，亦歸德奧勝利，英法之割讓殖民地亦所難免。若四年內講和，亦將為對等之和平。惟支持至四年四個月，德國一切俱窮，始降於聯合國之軍門。持久戰爭之效果，於此證明無餘。今倭寇遠不及德奧，若中國準備抗戰兩年，倭寇未有不全敗者。中國國民有此決心則生，無此決心則死，若不願死，則只有持久抗戰。至戰場之勝敗，絕無顧慮之必要也。生死之際，間不容髮，願國人自擇之。